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七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任  
爲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簽書武成  
軍判官事入爲國子監直講召試除館  
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從龐莊敏公辟  
通判并州事擢脩起居注同知諫院除  
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仍知諫院 神宗初擢爲翰林  
學士力辭不許爲御史中丞遷翰林侍

讀學士拜樞密副使辭不拜以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移知許州不赴乞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又提舉崇福宮  
居洛十五年官制行政太中大夫資政  
殿學士元豐八年除知陳州詔過闕入  
見則拜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九月薨年六十八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 哲宗  
親篆碑額曰清忠粹德之碑紹聖初奪  
贈謚仆所立碑再貶爲朱崖軍司戶叅

軍崇寧元年除名入黨籍靖康初詔復  
贈謚至建炎二年遂詔配饗哲廟云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

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

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蘇內翰撰行狀○又冷齋夜話云司馬溫

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瓮一兒登之足跌  
沒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  
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齟齬中至今京洛間多  
為小兒擊瓮圖○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  
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  
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  
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  
是不敢謾語○又呂氏家塾記云司馬溫公幼時患

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  
帷絕編造能倍諷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  
乃終身不忘也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  
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

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

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

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常從容問之

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

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冷齋夜話

知禮院時中官凌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

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今允

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三公給  
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  
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  
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行狀

公之召試樞密副使龐籍之薦也籍爲鄆州  
徙并州皆辟公通判事公感籍知己爲盡  
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  
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  
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  
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

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  
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  
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  
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  
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  
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  
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  
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  
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

初不以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

狀行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狀行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

三百八十五

七之一

八四

月儀

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狀行

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胡宿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宴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

上嘉納之

狀行

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  
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  
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  
無其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  
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  
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  
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  
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  
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

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  
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  
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  
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  
爾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  
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  
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  
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  
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  
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

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

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



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遂受命行狀 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 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母家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

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 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

氏恩禮不衰

狀行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

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

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

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荅書啓者爲之邪若苟貪榮利強顏

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授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

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

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

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

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

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

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

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

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表盍引却御名夫人坐正

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

狀行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景帝後亦不追尊

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柘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行狀

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

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狀行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名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狀行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爲盜弱者爲之轉徙父老至

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

乞罷諫官不許

行狀○又龍川志云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

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爾耳今已降勅勝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勅勝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光不敢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

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君實之言

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

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

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

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

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

黜之以厲天下

狀行

執政建言漢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

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

顧不敢先公獨奮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  
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  
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  
公手藁爲按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史  
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  
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  
乞與之皆貶

狀行

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  
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

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  
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  
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  
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  
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傑鷙又從而姑息之近者  
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  
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  
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  
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

故徐以文擻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狀行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鄉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

二百九十四字

八十一之一

八十三

周俊

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狀行

除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頌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之乃已

狀行

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狀行

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

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 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

幾復留二人公復爭之

日錄云壬午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

因曰先帝初立左右楊息因居簡以諂自入故晚年復張 陛下登極中外頌美首以留此四人為失

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 仁

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 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 上命留劄

光請以付密院 上從之癸巳崇政登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留乞罷中丞除外任 上曰今日已令出

外矣光曰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可矣 又言近者王中

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



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  
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  
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有  
一之不可不察

狀行

壬寅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叅政姦邪貪猥不  
叶物望 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方平兩  
登制科在兩府久矣 上作色曰朝廷每  
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  
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 陛下

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嘿不言 陛  
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若其競  
來論列 陛下可以察其是非若所言公  
當雖制命已行亦當追寢若挾私非是自  
可罪言者既退其暮復以一劄言方平癸  
卯聞予還翰林兼侍讀滕元發權中丞晦  
叔封駁言光在臺舉職不冝遽罷甫非光  
之比十月丙午朔詔閣門召光及甫受命  
光奏臣論張方平若當方平當罷不當臣  
當貶不可兩無所問間臣更加美職心所

未安不敢祇受晚際 上賜手詔敦喻光  
上奏謝丁未受勅告錄

甲寅余初赴經筵 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  
序以授光光受讀降拜拜讀三家為諸侯  
論 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錄

詔用宮邸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  
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  
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  
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  
之行狀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  
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  
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  
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  
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  
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  
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

自是始矣

狀行

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  
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  
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  
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  
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  
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  
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  
至今天下非之

狀行

百官上尊號公當荅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

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  
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  
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  
號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  
之也願 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  
名 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  
善爲荅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  
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

狀行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

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行狀○按文集公自記此事甚詳又云明

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父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叅知政事日錄又云臣非謂今者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新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日淺

三百七十六  
八十七之一  
八十九  
周傑

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將獎諭

狀行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

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  
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  
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  
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  
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

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  
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  
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  
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  
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  
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  
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  
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  
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

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  
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  
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  
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  
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  
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  
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  
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

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

賜坐戶外將出  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

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

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  
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  
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  
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  
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

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名御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



敢

行狀

邇英留對是日光讀資治通鑑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絕之中不自知事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 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 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 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 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

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牙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 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爲姦邪也 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 陛下當審察其

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 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 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與 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 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

上曰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 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 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 上

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 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 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錄曰

庚申延英進讀通鑑三葉畢 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 上曰蘇秦

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以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踈無取 陛下每過形獎飾不勝惶懼 上曰卿進讀每存幾諫光對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錄曰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學

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晦叔以著於語錄 錄曰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 陛下更察之 錄曰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 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

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

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行狀

八日垂拱登對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求外補况敢當進用 上曰何故光曰臣必不敢留 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與王安石素善但自

其執政違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只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公著安石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敢隱其惡乃安石之至公也 上曰青苗已有顯効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爲是爾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

乃販私鹽及蘇木斃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 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勝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欲用爲臺官

錄曰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

君實去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  
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  
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韓魏公語錄○又魏公與公書云伏承懇辭樞

弼必冀感悟上聽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竊與海內有志之士同切傾慕俱有執鞭之願焉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  
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  
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  
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  
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  
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

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  
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  
雖悔之亦無及也

元城先生語錄

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  
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  
選諸將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  
乾糧麩飯雖內郡不被邊皆脩城池樓櫓  
如邊郡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  
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  
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

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  
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

狀行

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

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  
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  
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

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狀行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  
王荆公盡變更 祖宗法度用兵宣利天

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 太后同祁王

至 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 太皇  
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

帝曰然 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  
必以告 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當爾

帝曰今無它事 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  
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 帝不懌

曰以利民非苦之也 太皇太后曰王安

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 帝欲愛惜  
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常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脩哲宗史爲王安石傳至以安石爲聖人然亦書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

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也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傳王安石不預也烏乎聖矣哉

聞見錄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爲京西察訪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轉運使蚤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歷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

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  
官為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即

日行

聞見錄

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  
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繫親書緘  
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  
禹使上之允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  
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行狀

孫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  
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

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頽失色禹玉  
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探  
虜巢穴以為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  
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  
無筭蓋自西邊用兵 神宗嘗持淺攻之  
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  
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  
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

者

龍川志

元豐五年文潞公與富韓公集洛中公卿大

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人之後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

聞見錄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

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先生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聞見錄

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夏縣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為其群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輿遊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菴窰畔為

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允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御名之哉其旨遠矣聞見錄

溫公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不如范鎮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 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

人 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 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脩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 帝初微感疾旣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公呂公著爲師保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 帝

升遐

神宗知公之深如此

聞見錄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

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  
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  
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  
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  
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  
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  
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

皇太后已有旨散遣脩京城役夫罷減皇  
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  
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  
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  
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

狀行

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

新棄天下 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

耶公不敢復辭初 神宗皇帝以英傑絕

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

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  
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  
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  
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  
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  
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  
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  
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  
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  
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  
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赦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  
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推  
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官官公  
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爲宮市五坊小兒  
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  
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

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



專行常平糶糶法

狀行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

狀行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耶

談叢

公曰溫公當揆路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元豐之末京東劇寇欲取掇克吏吳居厚

三十一

七之一

八三九

高安道

投之鑄冶中賴居厚覺蚤間道遁去不然賊殺一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

劉先生譚錄

公欲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聞

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

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聞見錄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

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旣沒

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行狀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

無薄乎

范太史集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東坡集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劉先生譚錄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它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曾中亦以為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談叢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

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讀其書置於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為屬官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盛行狀 又邵氏後錄云溫公脩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歎曰賢於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政事堂每葉縫合以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觀書之所也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御母生事開邊隙

神道碑

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  
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  
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  
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  
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  
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  
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  
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

神道碑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

三十一

八七之一

八四十二

張洪

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  
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

好處

程氏遺書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  
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  
是有以救之之術

遺書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  
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  
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遺書○又曰或問范祖禹曰或

謂夫子有言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指而言之也

或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溫公一人而已公  
以爲何如公曰學術誠然若宰相之才所  
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蓋當時正  
人多短於才所謂愛而知其惡也

劉先生  
譚錄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  
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

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  
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  
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  
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卒服爲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  
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  
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  
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  
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

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

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七之一

諫議大夫司馬公

公名康字公休文正公之子也舉明經中第授耀州富平主簿文正公奏留國子監聽讀文正公脩資治通鑑奏充檢閱文字元豐八年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丁文正公憂服除召爲著作郎兼侍講除左正言以執政親嫌不就除司諫未拜命會疾亟除直集賢院提舉崇福宮而卒特贈右諫議大夫

君幼端謹性至孝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以蔬食地卧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毀瘠羸然治療不愈而卒

范太史撰墓誌

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

稍脩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  
職事草具未上而薨君上其遺藁降付三  
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

墓誌

君爲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  
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又勸太皇太后  
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曰  
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脩孟子節解爲  
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

卷會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  
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于  
充鄉民聞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  
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  
遂行至則疾不可爲矣沒語妻子以不報  
國恩爲恨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恤贈  
賻之甚厚

墓誌

君篤行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  
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  
於祭祀爲人潔廉未嘗言財其事君務責



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  
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  
信久而益親

墓誌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